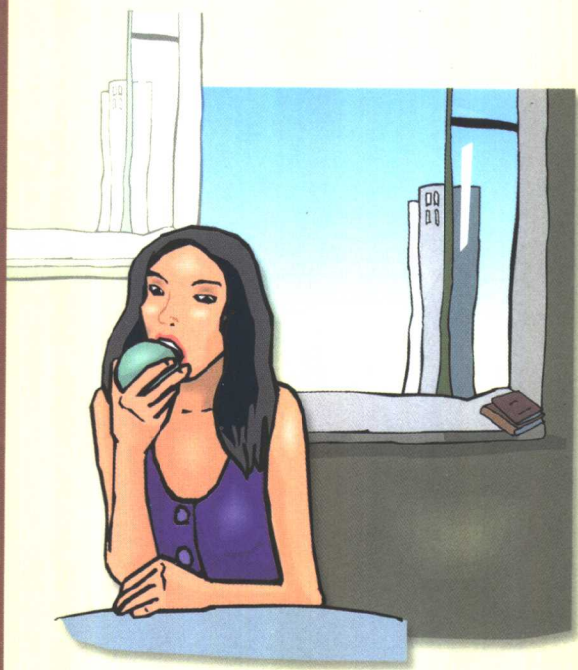


师身人面

了了著

尘世中的寻常女子
象渴望爱情一样
追寻她的师者之梦



新中国首部撩开师道面纱之当代《围城》

光明日报出版社



师身人面

了了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师身人面/了了著. —北京: 光明日报出版社, 2003

ISBN 7-80145-736-6

I. 师 II. 了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41999号

师身人面 了了著

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永安路106号)

邮政编码: 100050

电话: 63082642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金特印刷厂印刷

850×1168 1/32 印张11.125 字数220千字

2003年6月 第1版 2003年6月 第1次印刷

ISBN 7-80145-736-6/I

定价: 20元

你看你那为师的脸

——为长篇小说《师身人面》而写

我常常忍不住这样感叹，自从上了幼儿园到现在，几十年来，我就没有离开过校园。小学、中学就不用说了，大学毕业后，我在一所中专当了七年外语老师，然后考上了研究生。毕业后分配到大学里，倒是不教英文了——改教中国文学，还是当老师。迄今又是十年。虽说我曾走过了大江南北，历经酷暑严寒，但我的生活始终局限于校园。我的阅历不过是从一个校门到另一个校门。因此，为一部写教师生活的长篇小说写几句话放在前面，我想我是合适的人选。

当下的中国社会，是一个很隔膜的社会。这种隔膜，主要是由于体制所带来的信息封闭和财富分配严重的不均衡，加上隔行如隔山的原因造成的：这使得人们对自以为熟悉的东西，其实是很陌生的。譬如对于教育界，对于教师这个职业，和他们的生活。十年前有一部写高校生活的电视剧，我先不说他主题如何，光是剧中人物之间的称呼就成问题。在剧中，校园里的大学老师都一本正经地互称什么“王教授”“、张教授”。凡是在大学呆过的人都应该知道，这是很可笑的，尤其是同事间，没有这么叫的——除非开玩笑。在张三李四后面加上教授来叫的，只是在官方场合，或者是很尴尬的情形下。譬如，“吴小三教授在参加在职博士生考试时作弊被监考人员当场抓获”之类。这部电视剧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漏洞，我记得我当时的推测是：一，编导演三方面都没有教师出身的人；二，他们都没有念过大学。这第二种推

测显然是站不住脚的，但为什么会出这样低级的笑话呢？我还有两个推测，一，他们离开学校太久，不记得学校曾经是或者应该是什么样了；二，以官本位为代表的-体化思维使他们在潜意识里不肯称那些可怜而可敬的人为老师。

其实之所以有这样的事情，我认为根本的原因就是隔膜。

很多人都把学校视作一块净土，或者说是相对意义上的干净地儿。认为虽然社会上乱七八糟，有许多让人生气和不可理喻的事情，学校里却不会如此。以前我也是这许多人中的一员，也认为校园相对干净点儿，坏人坏事没那么多。其实，当一个社会处在疯狂和无序阶段时（或曰转型期），又哪里能有或容得下“净土”的存在？（连真正意义上的净土——宗教界，都有处级和尚科级和尚之分，何况我等芸芸众生？）所以，如果承认当下的中国社会有许多让人悲哀和绝望之处的话，那么，最值得关注的就是教育界。

譬如评职称。这其中的黑暗与腐败，或许大家都有所耳闻。就说我亲身经历的吧。一个本科生，一个博士，两个人都评副教授，你说该评谁？外人肯定会猜啦：看论文啦、教学啦，还有文凭。我碰到的情形是，看性别。那本科生是系主任的相好，当然系主任是个男老头喽。所以要先给那女的评。大家都知道那女的和那系主任不是东西，可谁都不能说什么——其实，你也知道，说又怎么样，他就是这么不要脸。有人说，那上级怎么不管管？我就是这么去问的，领导说，校长都不管他，我干嘛去管？那女的还剽窃抄袭别人的论文，整成一本“书”，更奇怪的是，这本“书”还得了个总局级别的一等奖。你说神奇不神奇？我常感叹：发生这种事儿的地方，离天安门广场不过十几公里的距离，那更远的地方还指不定出什么更神奇的人与事呢。

譬如，大家都把老师称作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说实话，这“工程师”做的工作的确常常触及人的“灵魂”，挺高尚挺伟

大的。可老师们的收入呢？恐怕就不那么“挺”了。很多人都知道教育是“无烟产业”，这两年经济效益很好，还有人看到或听到国家给教育界投了不少钱，企业给学校赞助了多少多少，这些都不假。然而外人很少知道这钱最终的走向。真正在三尺讲台上耕耘的老师实际上收入并不多（参见袁庆丰：论博士研究生就业前后的经济价位，山西文学 2003 年第二期）；而且，说句良心话，这样的收入再多也都是血汗钱。说别人你可能不信，现在编造的事迹那么多，就说我吧。我就曾经晕倒在讲台上，被 120 送进医院抢救（见袁庆丰《灵魂的震颤：文学创作心理的个案考量·日记》，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2 年版）。那么谁把这钱拿了，又是哪些人在学校干小活儿挣大钱甚至不干活也拿钱呢？说了我又要晕过去了，我给你讲个笑话转移一下情绪吧：

前两天我在“青年报”上看到一篇谈一个菜市场改造的文章，说一个农民伯伯从 1993 年起到北京在这个菜市场卖菜，记者当然就问他收入怎么样。这位大伯说：也没挣什么钱，除了自己的公司，买的房子和汽车，手里也就是四、五十万块钱吧。我在校园里问一个同事：前辈，你是哪一年来北京的？他说：90 年呀，研究生毕业就留校当老师。我说：你有没有四、五十万块钱？这位同事当时就翻了脸：我要有这么多钱，你敢这样和我讲话吗？

我相信那位农民伯伯挣的也是血汗钱，并且用他的血汗钱买了房子——一个外地农民谁给他分房？说到住房，我又要气晕啦。10 年前我毕业拿到博士学位时，博士绝对是当人才看待和引进的，全院不超过 5 位。可这 10 年来，什么人才房、博士楼的，与我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一点这方面的优惠都没有享受着。那些年，我住两小间，一头住老人，一头住小孩。每天晚上，安顿好老小，我就和太太分头在卫生间和厨房备课到深夜。每次分房我从来不找领导，因为我不想给领导添麻烦；我认为天下自有

公理，公理自在人心。可人心又在哪里？我问苍天，我问大地，问问这真是岂有此理。你想知道我评职称分房子乃至出国讲学为什么这么倒霉的原因吗？我也是后来才知道：就因为9年前我不肯给一个女同事开假成绩，那男系主任就疯狂地报复我。那女的现在还那儿用剽窃抄袭来的“书”“毁”人不倦地误人子弟哪。

所以，同样是老师，不见得都同样高尚，不见得都符合为人师表的职业道德。一个人绝不会因为其职业、地位、头衔和收入等外在的东西改变其本质的某些方面。人和人不一样，老师和老师自然也不一样。

这许多年来，每当大家遭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我就会听到有人在校园说：我要写本小说出来。当时我深有同感，毕竟自己也是中文系出身，写这个还不容易？但这些年来，我的心已然麻木。如果是丑恶激发了人们的创作灵感，那么这样的生活绝对是应该否定的；如果这样的生活是应该被否定的，那么怎样的生活才是值得我们追求、我们在怎样的情况下才能追求并享有那真正属于我们的生活和社会环境呢？

我一直不肯涉及《师身人面》这部小说的人物或情节，我想这是一种职业操守：我要讲了读者还看什么？所以我只能这样讲：作者做了我们许多人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此其一；其次，作者的活儿做的蛮好，很有功力。举个例子，有个笑话说古典小说和现代小说的区别何在，答曰古典小说一百多页男女主人公才接吻，而现代小说女主人公在第一页就有私生子了。我可以告诉你，这小说中的男女主人公是在一百多页时上的床——但却是各睡各的。这使我想起我年轻的时候——往事如烟啊。好小说打动的是人们的心灵，不是吗？

从我大学毕业到现在已然是二十年了，参照上面有关我自身的经历，用现在的有关标准衡量一下，可以说我混的是一塌糊涂，不如人家的地方很多。但有两点，我很自负：一是我对教师

职业的热爱和称职，我的同事和学生可以证明，可说是问心无愧；二是小说看得不少，眼习的很，艺术感受力是不差的。我认为这小说值得一读。它的开头居然把我绕进去了。

这里我要声明的是，我不认识这书的作者。命我为这本小说写序的巴童先生，是我十年前很熟悉的一个学生的家人，却从未见过面。但我不能忘记的是，当年我在写本学术著作时，好几次夜半三更打电话向他请教。他的大度和机智给我很深的印象。读这本小说时，正是北京爆发非典型肺炎最严重的时期。有当年的学生打电话来问我在做什么，我失笑道，上课、读小说，你袁老师还能做什么。我教的一个本科班溜得只剩下四、五例学生，这使得我们的教学更加从容。课间我顺便谈谈我正读的东西，结果这份没有署名的打印稿倒成了课文之外的非常阅读。我们都不知道作者是谁，我只知道巴童兄多年前曾做过教师，所以曾猜他或许是作者？不过，诸位拿到这书时是会晓得底细的。但对我 and 学生们说，我们看重的是这书写得怎么样。这，也许是只能在校园里养就和通行的纯净吧。

但我对小说的结尾不满意，这不满意我是一定要说的，不然是对作者和读者不负责任：作品最后主人公所向往的那地方去不得，至少不是她所想象的那样美丽。我当年拼命考研究生，其动力之一就是要逃离那个地方。虽然，在眼下，这社会，这行业，哪里都差不多，但至少，我们经历过什么，我们知道些什么，我们要说出来。人要说真话，艺术也要讲真话。

我亲爱的读者，真的。

袁庆丰

2003年4月20日—5月20日

作于北京东郊椰子井看天阁

引 子

陈欣然万万没有想到，校春季运动会的马拉松是这个乱糟糟的样子：全校所有的师生员工：校长、教导主任、年级组长、各任课老师、后勤人员、各班的学生、食堂的大厨、看门的老头、甚至打扫卫生的临时工，全都熙熙攘攘地拥挤在狭窄的炉渣铺成的跑道上，毫无秩序、人声嘈杂、磕磕碰碰，摩肩接踵，有一脚没一脚地慢悠悠地往前跑……仿佛是一个自由逛荡的农贸市场。更奇怪的是，教导处于主任骑着自行车，疯狂地摇着车铃催大伙儿给他让道，快退休的语文教师老周心安理得地坐着轮椅，手里轻摇着鹅毛扇，神气活像博望坡的诸葛亮，图书馆的老赵不知从哪弄来一副高跷，整个人像鸡群中的鸵鸟，没遮拦地左突右撞……真是活见鬼！陈欣然心里念叨，脚下却拖着疲惫的步子艰难地跟随着。不能掉队！像她这样的年轻人决不能掉队！像她这样的骨干教师、未来学科带头人的苗子，众矢之的，决不能掉队！跟上，一定要跟上……但是她渐渐觉得腿软，觉得腿短，觉得腿酸，渐渐她就快跟不上了，渐渐她就要落在最后……不公平，这样不公平！凭什么他们可以骑自行车，可以坐轮椅，还可以踩高跷，我却只能“腿着”？这时候，校长乘着轿子由四个精壮的教师抬着飞快地掠过，就像一艘航母掠过一叶小舟，陈欣然感到巨大的窘迫：是啊是啊，教导主任是有级别的啊！是啊是啊，快退休的老周是有资历啊！是啊是啊，图书馆老赵人家有年头有背景啊！……至于校长嘛，校长嘛，人家有人家有……人家什么没有哇？你呀你，拿什么和人家比呀？

……操场忽然摇晃起来，像是在滚泥翻浆。所有人一下子不

见了，不见了。只有她还拖着注铅的腿在跑着。地面仿佛正在熔化，越来越软，陈欣然觉得整个身子往下陷，愈陷愈深。而且，岩浆十分灼热，她的脚一下子就没有了，接着腿也没有了，下半身也没有了……惟剩两只胳膊还在前后摆动，脑子里飞快地旋转。她弄不明白，这是一场什么样的马拉松啊，没有规则，没有胜利，有的只是嘈杂、倾压。渐渐地她觉得上半身也没有了，两只胳膊在岩浆里扑腾了几下也没了，只剩下一个轻飘飘的头颅在岩浆上浮着，随涌而动，渐渐沉重，渐渐凝固，像一只秤砣儿似的往下坠，往下坠……她快要窒息了，她好渴，她想大叫，张开嘴却像被剥皮剔肉的待烹的盘中鱼，只能无力地翕动。最后，整个世界都静止了，所有影像荡然无存……

……陈欣然双眼紧闭，皱着眉头，抱着被子在床上呜呜地哼着。她被梦魇住了。猛地醒来，出了一身冷汗。此时，天色已微明，她稍稍睁开眼睛，盯着天花板愣神。她沉浸在刚才奇怪的梦境，回味着亦真亦幻的情形。她总觉得这个梦有一种朦胧的寓意，却不知是凶是吉。“唉，管它呢，反正我已经努力了……”她从天花板上收回眼光，习惯地打量起自己的小屋。这是一间只有九平米的小屋：写字台、大衣柜、床、电脑桌、书架把小屋塞得满满的，有些拥挤但不凌乱。正对着床的墙上挂着陈欣然的大幅的艺术照：黑色的底色上一个白衣女子在浅浅淡淡中露出几分沉静、几分忧郁。看过这张照片的人都说她是故作深沉，但欣然心里最明白，那才是真正的自己：外表快乐灿烂而内心却敏感脆弱。尤其是那底色更是一种心境的绝好写照：压抑之中有一丝对未来的渴望。顶灯下悬着一个蓝色的由几只蝴蝶结成的风铃。每当轻风吹入小屋，它总是轻轻地和出清柔的叮咚声。

陈欣然抬抬眼皮看看窗外：天蓝蓝的，没有一丝云彩，透出了只有秋天才有的高远和空灵。北京的污染很厉害，但由于住在

近郊，所以这样的天空对于欣然来讲却并不难得。虽然是北屋，却已能隐隐约约地感受到丝丝缕缕的阳光，看来又是一个好天气。

“唉，又该上班了。”一种失落的感觉猛然袭上心头。暑期的四十几天如流水一般地逝去了，快得仿佛还没有感觉到它的开始，就像徐志摩的诗：“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想到又要每天去面对那种机械的工作：上班、上课、改作业、考试、开会……真头疼。

回想起当初报考师范院校时的情景好像就在昨天。当了一辈子教师的妈妈一听说自己的宝贝女儿也要当老师就坚决反对，苦口婆心地述说着老师的苦与累，甚至还拉来了同样干了一辈子老师的同事一起现身说法。可是欣然却像着了魔一样岿然不动。她太喜欢老师在讲台上那种洋洋洒洒的感觉了；她太愿意看那一双双如清潭般纯真的渴求知识的眼睛；她甚至已从母亲的身上感受到了桃李满天下的快乐；还有……对，那种家长和社会对教师的尊重和崇敬。她毅然地写下了自己的志愿。面对周围人们的惋惜表情，欣然总会送上一个自信的微笑和一句最得意的陈氏名言：“我是一颗种子，在哪都会开出最美丽的花朵。”

可现在呢？唉，弹指已是八年。工作带给欣然的虽然有快乐但更多的却是茫然、困惑和烦恼……

“欣然，快醒醒了！”妈妈在屋外叫着。

“我早就醒了！”欣然在屋里答。

“快点吧，不然上班要迟到了。”屋外传来了妈妈的催促声。

“知道了。”欣然低低地回答，那声音连她自己都听不清。她依然没动。

门被推开了，一双满含爱意的笑眼正看着欣然。

“妈妈，早上好！”

“早上好！欣然。”从记事起，这个好习惯在家里就一直保持

着。

“快起来吧，新学期第一天上班别晚了。”

“唔。”

“我去给你热豆浆。”妈妈转身要走。

“妈，为什么人人都要上班呢？”欣然像是自言自语又像是在问妈妈。

“什么？”妈妈转过身奇怪地又十分关切地望着女儿，“你最近是怎么了？怎么老提这样的问题？”

“我也不知道，只是觉得干什么特别没意思，尤其是一提上班就更觉得没劲儿。”

“你们这些年青人现在也不知是怎么了？想当初我们又要上班又要照顾老人带孩子，一个月才挣四十几块，不也是一天到晚干劲十足。行了，别瞎想了，快起吧，不然真要迟到了。”

欣然望着妈妈的背影很失落。其实妈妈并没有听懂欣然的问题，也许这就是代沟。但是，代沟并不影响妈妈在欣然心中的形象。在她的眼中，妈妈始终是一个很理智的聪慧漂亮的女人。妈妈的身上有一种独特的高贵的大家风范。如果生在当代，妈妈一定是一位叱咤商界的女强人，可惜她只当了一辈子老师。不过欣然无法否认妈妈永远是个成功者：她是中学开始职称评定工作的第一批响当当的高级教师，还屡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她带的班级还被评为市级优秀班集体。妈妈极富个性的做人原则、办事的干练、待人接物的豁达、处理问题的冷静，总令欣然怀着一种无以言表的敬佩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欣然甚至开始庆幸自己在许多方面有些像妈妈，虽然那可能只是妈妈身上优点的十分之一。妈妈虽已是一位两鬓斑白、年过花甲的老人，但她永远是最有魅力的女人。

很不情愿地起身，从大衣柜中找出一条绿格连衣裙穿上。这条裙子开着恰到好处的方领，袖笼刚刚过肩就收了口，很有点欧

式长裙的味道。它长及脚踝，后面有两根长长的腰带，可以系出一个大大的蝴蝶结。欣然很喜欢这条裙子，它穿起来典雅文静，极富淑女气，同时又能衬出欣然修长的身材和纤细的腰身，在清纯之中不失成熟与稳重。

“欣然，别磨蹭了，快点！”妈妈在叫。

桌上的闹钟已经指向六点半。往常，欣然这会儿应该已出家门了。单位很远，要花大约一个半小时才能到。每当想到这一个半小时的距离，欣然的心就隐隐作痛。那个曾经让她为之笑过哭过爱过恨过的男人已经再也不存在了，但所造成的内心伤痛和投射下的阴影却怎么也挥不去抹不掉。明明知道再这样磨蹭肯定要晚，欣然却一点也不着急，甚至想到了迟到时的快意。

洗漱完毕，欣然站在镜子前面一丝不苟地梳理着那一头如云如瀑的长发。老人常说：头发是顺心草，还真有道理。想当初这头发似愁绪一般剪不断理还乱，但当一切随时间趋于平静后，它重又变得富有光泽，并且成了欣然的骄傲：常有人邀她去当“飘柔之星”，甚至有发型师请欣然做他的发型模特。

妈妈坐在桌前看欣然吃着早点。看到女儿在经历了一场感情的波折之后又再次现出往日的健康和快乐，她显得很满足。

“妈，我真羡慕你再也不用上班了。”

“那是，老了都这样。不过我要是有机会还真想再干点什么呢。”妈妈边往她的碗里加着糖边说。

妈妈从退休以后就挑起了校办厂的重担，一干就是六年，多少次她和员工赶活儿彻夜未眠，多少次她为了跑销路辗转于各大城市。好不容易终于“解甲归田”，她却还意犹未尽，雄心勃勃。

“我倒真希望现在就退休。”

“你凭什么？你才为国家做了几天贡献？”

“那……下岗也行。反正，只要不让我上班就行。”

“别胡说了，”妈妈不满地拍着欣然的头，“饱汉不知饿汉饥。

你以为那种滋味好受呢。先别说下岗了，就看你哥每天一睁眼欠人家两百元的日子好过呀？你知足吧！”

“我……”欣然还想说什么，被妈妈打断了：“别胡思乱想了，快吃了走，真要迟到了。”

“迟到就迟到，有什么了不起的，今天又没有第一节课。”

“那可不行。别人我不管，你可不许放松对自己的要求，教师要为人师表，既然你选择了教师这个职业，就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才能严格要求学生……”

“噢，我哥呢？还没起。”欣然转移着妈妈的话题，同时朝哥哥的房间望了望。

“早走了，今天有个活到机场的，赶头班飞机，他五点就走了。”

“他昨晚几点回来的？我都有一个星期没见他了，唉，真想他呀。”

哥哥是欣然生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哥哥长她七岁，从小，欣然是在哥哥的呵护下长大的：出去玩儿，欣然永远坐在哥哥的肩膀上，哥哥为她系鞋带，哥哥为她系蝴蝶结，哥哥为她打架，哥哥为她挨骂挨打。总之，哥哥为她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爸爸是一名军人很少回家，军人就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从小，欣然和全家就随着父亲的野战部队走南闯北，转战东西。爸爸很少和他们在一起，但欣然并不缺少父爱，因为她有一个视她为掌上明珠的哥哥。记得小时候，哥哥每次生炉子做饭都会在炉膛边上放一个欣然爱吃的红薯或土豆。她和哥哥之间的情感是独特的兄妹情加父女情。这情感随着她的长大有增无减，常令她的同学好友羡慕不已。有很长一段时间，她曾经暗暗希望自己是妈妈从垃圾堆里捡来的，如果那样，她就有机会和哥哥长相厮守了——“嫁”给他！

“他昨儿夜里一点半回来的，人累得要死，还没完成任务。”

“啊？天天那么辛苦还完不成任务。”欣然有些吃惊。

“你可不知道，你哥他们现在活有多难干，车份儿涨了，汽油也涨了，他现在平均每天要完成两百二才刚刚够任务，还不包括自己的花费，这还没结婚呢，要不，连老婆都养不活。”

欣然听着妈妈的唠叨，想着哥哥的路上苦苦挣命的样子，心里酸溜溜的。

“所以呀，我说你可要好好地工作，珍惜现在的工作……”

听到妈妈的话，欣然飞快地塞下最后一口点心，穿上鞋子，抓起书包，含含糊糊地嘟囔了一句“我会珍惜，妈妈再见”就快速地窜出家门。

已经快七点了，太阳的光辉照在树叶上、房子窗户的玻璃上、花园中的水面上，一切都在闪闪发亮。太阳光也照在欣然的脸上，暖暖的。她暗自好笑，一大清早说了那么多的废话，胡思乱想了那么多的事，结果呢？不还得像时钟一样按部就班地划圈儿。每天同样要活二十四小时，与其愁眉不展不如笑对人生。想到这，她轻轻地甩了一下飘逸的长发，好似要甩掉一切的不快与困惑，任朝阳的光芒为她镀上了一层绚丽的金色……

上 部

老天爷好像成心和欣然开了个玩笑，车竟顺得出奇。

校园永远是热闹的，尤其是暑假刚过。还没有进入学校，鼎沸的欢笑声、叫嚷声已经穿过学校长满绿色爬山虎的栅栏墙直刺入她的耳鼓。奔跑的、跳跃的身影在浓密的绿叶间依稀可见。同学之间的友谊就是这样：见面时争吵不休；一日不见却又如隔三秋，更何况是四十几天的暑假呢。

走进校园的大门，值周生送来了第一句问候：“老师好！”“同学们好！”欣然条件反射似的干巴巴地回答。她蓦然想起了自己初到中学实习时的第一天：走在学校的教学楼里，迎面过来两个边走边聊的初中生。忽然，他们在欣然面前停住，深深地鞠躬问了声“老师好！”她忙回头，身后并无一人。她正在疑惑之际猛然醒悟学生是在向她问好，于是，她慌乱地不知所措地向学生鞠了一个躬回答了声：“同学们好！”学生们带着笑意走了，那笑中分明是看出这年轻老师的傻气。她觉得脸上烧烧的，用手一摸很烫。她说不清是因为忙乱还是兴奋，但更多地体会到的是幸福，初为人师，不，是即将初为人师的幸福。可是现在，问候声对于欣然却只是一件例行的公事。

教导处的黄主任正站在校门口带班。看到她进门，热情地问候道：“小欣然，你来了。暑假过得好吗？”“黄主任好！”欣然出于礼貌回答后快速地让自己从黄主任的视线中转移。

黄主任是这所学校的元老，大名黄全能。他曾是小学体育老

师，身材不高但很健壮，有点举重运动员的架式。五十多岁的人中午还能吃半斤米饭，成为了校园里少有的一景。每天下午放学时分，他会在大家必经的教学楼的大厅里拿着哑铃锻炼，还不时地对过往的同事说上一句：“要不要试试？”每当看见大家甘败下风地摇摇头后，他就会心满意足地现出开心的笑容，一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也会伴随着他的得意在楼道里回荡。年轻老师对他的此举总是戏说：“全能老矣，还能饭否！”他中专毕业，没有什么过人的本事，但却很快地打动了校长的心而一举被提升为主任，主抓学校的安全保卫工作，倒也算是人尽其才。

凭心而论，陈欣然一直认为黄主任也算是个老好人，但他的那种无原则的好法和对待同事过分亲昵的态度，却着实让人受不了。尤其见到年轻的老师，他会马上送上一堆看似亲切甚至过于灿烂的笑容，然后尽量地把语调放得很轻柔：“小某某，忙着呢？歇会儿，歇会儿吧。工作别太累了。”如果对方接了句：“您忙着呢。”那就跟捅了马蜂窝没什么区别，他会立刻热情地拉着你说：“忙，我都快忙死了。”于是，他如数家珍般地历数近日的繁忙工作，汇报着工作进程。此时，你已不再是同事而成了他的顶头上司、最好是一校之长。他要让所有的人都知道：只有他才是全校中最忙的、是存在之中最有价值的人。欣然每次见他都会礼貌性地一笑而绝口不接那句：“您忙着呢！”当然，最明智的选择是别让他看见你。

办公室的门大敞着，正在等待着它的成员的到来。已经有几个家近的老师在那里大谈暑期见闻了。欣然进门时大声地说了声：“大家好！”算是和所有的人打了招呼。几年的相处，欣然已经体会到了知识分子中的是非，那是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意境。生在军人家庭中的她是个极其直爽而又讨厌是非的人，她最不会处理这些，因此在最初的二年中吃了不少苦头。现在，她已经学会了应付，以不变应万变。例如这句“大家好！”是对所